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李 辉 英
代 表 作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孙金鑑 编选

华夏出版社

0012134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辉英/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8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ISBN 7-5080-1442-1

I. 李… II. 中…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6418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12 印张 288 千字 4 插页

199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100 册

定价:16.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内 容 简 介

李辉英，原名李连萃，吉林永吉县人。1950年起定居香港，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学者。本书收入其长篇小说1篇，短篇小说4篇，散文8篇。短篇小说《最后一课》是他的处女作，至今读来仍亲切感人。其小说创作手法继承现实主义传统，并常以第一人称叙事。其散文作品具有清新自然、质朴的风格，技巧上也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功底。



李辉英(1911~1991)

本书编者 孙金镗

1/4/32/07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编委会

主 编	舒 乙		
副 主 编	吴福辉	周 明	王智钧
执行编委	于润琦	么志龙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润琦	么志龙	王 信 王富仁
	王智钧	田娟华	刘慧英 严家炎
	吴福辉	李 今	周 明 林建初
	钱理群	舒 乙	樊 骏



李輝英

顾炎先生 前书计达。承接中中采仗 尽悉一切。就
至今尚未接到 先生所寄的书目以免失交。不做说明。计
解送（未出版）《菜花黄》过了厚韵的时侯（未出版）他
合家出逃（南方集）（未出版）《风雨雷电》（未出版）他
又南（未出版）《祖国游踪》想係《中国游踪》之误。读者用林
山笔名我只写了第一册。以后尚有数册出版与我完全
无涉。

寄上的照片和墨迹 是否合用？这么热的天气使
您倚窗心颇不爽。此间近日温度高达摄氏二十五度。在
此还有钱赠男五月廿六日午时降生。饱食。但暂时
出使。前到为书。请从编好的目录中删除空页。去。叙。就
粵。 李 耀 英 敬 上 六月



李辉英作品书影

目 录

长篇小说

松花江上 (3)

短篇小说

最后一课 (271)

古城里的平常事件 (286)

可怜虫 (303)

夏夜 (320)

散文·报告文学

风雨之夜 (333)

还乡记 (338)

如此如此	(353)
母女	(357)
四口之家	(362)
老车夫	(366)
旱	(369)
救国运动	(373)
李辉英小传	(379)
李辉英主要著作书目	(381)

长篇小说

松花江上

—

云从遥远的南方，以玩笑着的轻狂的样子，蔑视一切的，迷雾似的浮游过来，穿过它的庞大浑厚的苍灰色的羽翼，悄悄的滴落着不惹人注意的，微细的小雨，在白龙一般蜿蜒着的贯穿着满洲这丰饶的沃土的松花江上，平稳而带着洁白的江面的波纹中，从那辽阔的天空上，投掷着痉挛般的清亮耀眼的闪电的光芒，像一些反射在晚霞之下的鱼群的翻腾的鳞片。不大不小的冷风，摇撼着葱绿的嫩柳，吟咏出平板而低沉的声息，被吹成弯曲的一条条的雨丝，这时显得狂暴不驯的样子，便不顾一切的带着沙沙的噪音，鞭打着微微皱拢的江面了。春潮冲洗过的砂石，变成了一片片黑色的松软的土地，从那黑暗暗的发出来一股说不出口的，霉湿的，腐蚀植物的刺鼻的气息。

松花江上，这无生命的活的大动脉，像一位多年不衰的乳娘似的，它不知劳累的，永不停息的喂养着，灌溉着这丰饶的开发没有

多久的满洲沃土——那些遮蔽天日的高山和林藪，那些手掌一般坦平的田园，那些有生命的大的小的鸣禽，走兽，家畜和人类。年代是一年又一年的像书页似的被翻过去了，世面是一朝一朝的像苍暮的老人似的变迁着，只有这无尽的清澈的江水，一年年的无忧无虑的流了过来，又无忧无虑的流了过去，日夜不息的洗刷着人类历史的陈迹。

丰饶的沃土哟：这是中国东北一角的宝库啊。……

微细的雨滴仍在不停的滴落着，村子里的房屋，街道，墙垣都沉浸在凉丝丝的雨云的包拢之下了，但是那些躲在草房子里的人们，却在不受威胁的吸着一些干透了的叶子烟，老头子们一边扁动着皱缩的嘴唇，一边对着孩子们说着与节令有关的歌辞。

“立春阳气转，雨水沿河边，清明乌鸦叫，小满雀来全。……”

这是一个拥有二百户以上的，不十分整齐的小村子，东面，北面 and 南面，屏障似的围拢着翠绿的，重叠的山峦，山的上面，丛生着高的，低的，白杨，桦解和杉松——一片无尽的上接天边的林海。从那里，长时的吼出来豺狼和虎豹的凶杀的叫啸。村子的西边是一面坦平的缺口，继续着向着西方，伸展出一方不甚广阔的平原，大道像一条土色长蛇似的通过了平原，钻进了这个小小的村庄里去。另一方面，从东南遥远的不可知的山沟子里，流出来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紧傍着南山的北山脚下，缓缓的横穿过村中，穿出西面的缺口，便汇流到那一望可见但足有二十里以外距离的松花江去。

当春天冰雪尚未消溶遍地吹刮透骨的寒风的时候，这小小的很少和外界往来的几乎是把自己孤立起来的平静的村子，受难似的遭受了一次无辜的灾难，一小队初次出现在村中的，被人们当成了珍品观赏着的日本兵，他们人人的身上穿着黄呢子的军服，那上面的铜扣子在玩笑着的闪烁着抖动的光芒，他们骑在身下的高得

和屋檐头差不多的大红洋马，他们罩在身上的别样古怪的大衣，他们生长得黑渗渗的陌生的脸面，和他们剃刮得仁丹牌子上那个日本人一样的八字胡，是他们之中似乎有意造成的一个共同的特点。从他们的冷冷的，发着淡漠光辉的，刺刀的尖端上，奔流着和他们脸上一样不驯服的，凶恶的杀气。当他们说明他们的“缴枪”的任务之后，便在这个小村子里大模大样的扎下了，他们用强蛮无理的一种手段，威迫着的收去了人们视为珍宝爱着的枪枝，他们的这种完全反常的行动，到后来是引发起人们为着报复而掀起来的反抗的仇恨，年轻的，充满着热血的小伙子们，他们在开始背着日本兵到处的宣泄着他们的不平。

“我们不能忍受日本鬼子加给我们的虐待，这种没有任何理由的欺压，跟没有理性的红胡子没有两样，我们同心一致的起来跟他们拼罢。”

“我们的枪并不是不化本钱打天上掉下来的，谁不都是化的大把大把的‘官帖’买来的啊！凭着什么理由必得把这些枪枝都孝敬日本人呢？……”

“把这些蛮横的日本鬼子都打出去罢，要让他们老是扎在村子里头，我们从今后怕也就不会再有太平日子过了；我们既然不是叫别人喂养了的猪，自然也就没有忍受日本人宰割的义务！跟这些混账的魔鬼们拼个你死我活罢！”

像集拢起的，一堆经过炎夏曝晒的，遇火即燃的干柴似的，他们说到那里也就跟着做到那里了。这一把反抗暴力的摧残的正义的火焰，依着白龙似的奔流着的松花江岸，在这一向平静无事而现在在众人愤怒中的村子燃烧起来。他们在仓猝中运用着那些具有原始时代人民朴质的感情之中激动出的愤慨，迸发为实际上表现在行动中的反抗，便开始不顾一切的，近乎越规的，袭击着日本兵驻扎的驻所了。他们的热情和仇恨汇成了一个坚固的整体，他

们的射击也集中了一处，他们意外的竟然获取到一个罕有的胜利。当他们从击毙的日本兵的手中夺取了油光油亮的三八式，当他们从呢子的衣袋中搜到了金表和日本女人照片时，他们简直是不能够相信这当真会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

灾难的羽翅用最快速度把这个小的村子给遮蔽住了，二百多名气势汹汹的马队，风暴似的席卷过来，他们把乌黑的重机关枪织成了浓密的火网，向着村中盲目的，作着长时间的，无情的扫射，从农民身上燃烧起的，反抗的，胜利的火焰，马上就被这一阵袭来的暴雨给熄灭了。年轻的小伙子们了然于他们自己在村中处境的困难，他们便结伙成群的在黑夜中退出了这个出生长养的村庄，投进那东南方重叠错综的山沟子里去。

那是一个绝大的错误！这些年轻人们由于意外的胜利欣然自喜的时候，他们遏制不住的听凭着火热的真情奔放，徒徒的只为眼前的意外收获所迷惑而忽略了顾及到那一个敌人必有的复仇的反攻的准备，因之他们便尝味到了这个难以咀嚼的苦果了。

灾害像一阵飓风似的卷来了，又卷过去了，从此之后，王德仁老头子就失去了他那个唯一的亲人——他的生命一样被爱护着，被看待着的儿子。

时候已经到了渐渐感到温暖的初夏季节了，在一些别的人家耕耘着的田地上面，都有着数不清的男人和妇道，他们弯着身子或是蹲着身子在做着庄稼地里的活计，因为这正是一个农忙的时候啊。高粱，豆子，粳子，谷子以及其他的麦苗瓜秧，都在大地的上面抖擞出新的欢笑着的生机，他们在庄稼人们铲去了聚生在一旁的杂草，在被犁杖犁好的垅台上，更为精神百倍的拔着它们的高度，似乎在希望着早日的成熟，它们这些种不同的生长着的庄稼，不正是庄稼人看成为和他们己身一般相同的生命似的宝贝么。

可是在王德仁老头子的地里面，当别的庄稼人都在自己的地里

忙着的时候，是在呈现着一种怎样的情景呢？真可怜哟，他的田地像一片废墟似的都荒芜得长高了无用的蒿草，谁也不能在那块地上找出来那个能干活的结实的小伙子了；冷清清的像被弃的婴儿似的只有几只贪婪的野狗，在那上面有意味的巡行着。谁知道他的唯一的儿子什么时候才可以回来，回到地里干活呢？谁知道他是健在着的，还是已经被不幸的魔手把他牵引的离开了人世？……

王德仁老头子独自个儿蹲在家里闷着，无精少神的任什么事情他都不愿伸手，有如喝在嘴里的一杯白开水似的，他对于今后孤独的日子，咀嚼不出什么叫人念念不忘的真正的滋味。从他的缩拢得马粪纸一般粗糙的苍老的脸皮上，反复着一重掩饰不住的为忧伤所吞噬着的颜色，依伏在他的两道稀疏的灰色的眉毛下面，两只不甚圆大的苍老的眼睛，饰色般的在那上面装着恶浊的红膜，在他的光得发亮的那只头顶上，经常的戴着一顶半旧的瓜皮帽；他的脱落得将尽的牙床子中，常时的衔着一枝闪亮的黄铜镶嘴的旱烟袋，下面，不甘寂寞的翘动着的，是他的浓密而规则的髭须，那一具隆起在他的身后的小小的驼背，顽强的和他取着敌对的行动，戏弄着的，故意和他为难的不使他畅快的挺直了身子，这正是在有意无意的说明着，他是一天比一天的在老下去了。

近些日子，王德仁老头子觉着稍稍还可以安慰他的孤零的，淡然无味的生活的，那便是在他的清冷的家庭中，增添了一个可以说话解闷的可以下地作活的“年造”^①，还总可以说是一种意外的难得的收获，这年造的本名叫作李万发，但他的名字是远不如“傻大哥”这三个字被人们叫得响亮。他是这样的和王德仁老头子把生活联结到一起的，那就是他有一天找上了这个整天盼求着儿子归来的人物，干干脆脆的跟他把心中要说的话说了出来：

① 年造：即雇工，为人家扛长活的工人。——编者注